

古今說部叢書

第八集

古今說部叢書

第八集

驂鸞錄

吳郡范成大撰

石湖居士。以乾道壬辰十二日七日發吳郡。帥廣西。泊船姑蘇館。

十四日。出盤門。大風雨不行。泊赤門灣。

十五日。發赤門。早飯松江。送客入臞庵。夜登垂虹。霜月滿江。船不忍發。送者亦忘歸。遂泊橋下。

十六日。發垂虹。宿震澤。前福州教授聞人阜民伯卿。賀州文學周震震亨。皆來會。余去年北征。感腹疾於滑州。且死復生。今惟皮骨粗存。比懷桂林之章。再上疏。丐外祠。以老弗獲命。乃襆被行。則從故人李嘉言聖俞致一老成館客與偕。聖俞舉震亨。故今日遠來。震亨舉業外。尤精瑤瑒子林開諸書。試評余五行。則曰。吾知之舊矣。數語可決。公欲遄歸以老。抑未也。今南去三千里。安坐再朞。末年冬中。復西南行萬里。亦朞乃歸。但此時某恐不及被公飲食教誨之賜耳。其言詭異。姑筆記之。

十七日。至湖州。泊碧瀾堂。

十八日。湖守薛季宣士隆開宴。方祈雪。蔬食而旦。張樂。

十九日。將遊北山石林。薛守願同行。乘輕舟十餘里。登籃輿。小憩牛氏歲寒堂。自此入山。松桂深幽。絕無塵事。過大嶺。乃至石林。則棟宇已傾頽。西廊盡拆去。今畦菜矣。正堂無恙。亦有舊牀榻。在凝塵鼠壤中。堂正面卞山之高峰。層巒空翠。照衣袂。略似上天竺白雲堂所見。而加雄厚。自堂西過二小亭。佳石錯立。道周至西巖。石益奇且多。有小堂曰承詔。葉公自玉堂歸守先隴。經始之初。始有此堂。後以天官召還。受命於此。因以爲志焉。其旁登高有羅漢巖。石狀恠詭。皆嵌空裝綴。巧過鐫劂。自西巖回步至東巖。石之高壯礪礪。又過西巖。小亭亦頽矣。葉公好石。盡力剔山骨。森然發露若林。而開徑於石間。亦有自他所遺徙置道旁。以補闕空者。方公著書釋經於堂上。四方學士聞風仰之。如璇璣景星。語石林所在。又在仙都道山。欲至不可得。蓋棺未幾。而其家已不能有。委而棄之。灌莽叢薄間。遊子相與徘徊歎息之。不能去。或謂此地離人太遠。岑蔚荒虛。非

大官部曲衆多者難久。處又云公歿後山鬼搶攘。暮夜與人錯行。婦子不能安室。故諸郎去之云。出石林飯旌善寺。葉氏墳祠也。霅川有兩玲瓏山。石林爲大玲瓏。又有小玲瓏。在長興縣界路口。聞其尤勝石林。遂過之。小玲瓏今屬沈氏。沈氏之父死。二子幼。方檢校於官。此山石色微黃而更奇古。一邱悉中空。洞穴十數。皆旁相通貫。故名玲瓏。泉聲瀉壞磴中。竊如深谷。堂前小池。石如牛馬。虺隤其中。池後山屏上洗出之石。巖積嵌巖。巧怪萬狀。缺罅清泉泓泓。叢桂覆其上。亭館旣無人居。亦漸荒廢。霅川特無好事者。能捐厚貲買之。沈氏雖不得仙。亦足以豪矣。玲瓏山杜牧之所遊。卽石林。是小玲瓏。晚出而加勝。由沈家步登舟。回至城下一鼓後矣。

二十日發湖州。十八里宿橫山。橫山雖小。乃截然溪上。蔽遮一川。若前無路者。相傳爲霅川風水向背之要。二十一日發橫山。宿德清縣。二十二日泊舟左顧亭。訪縣中知識數家。大抵倚山瞰溪。易得卜築之勝。前戶

部侍郎李公子至之居甚輪奐。其兄參政之子德甫者居郭外。據一邱壑。曩歲嘗過之。今其人亡。室亦虛矣。聞運使沈度公雅方考室。往觀之。甚潔而庫堂之簷手可接也。公雅素傳過庭所教。常有知止易足之說。意其規摹出此。左顧亭者。孔愉放龜處。亭前兩大枯木。可千年。德清古物。餘不知。口今孔侯墓廟在焉。廟居墓前。與其夫人像。皆盤膝坐。蓋是几席未廢時所作。龜溪倚山而薪蒸貴溪。不數得嘉魚。以其密邇行都。盡販以往。風物已不逮曩年。出郊三里。遊城山。頃歲赴太學試。道病暑。三宿晚對軒。題詩壁間。故在。凡僧寺皆南向。此獨反北。故夏無涼風。聞自此過武康。纔二十五里。道間有梅花邨。以千萬計。客行有程。不得住。午發德清。宿安溪。

二十三日。宿餘杭縣茗溪館。

二十四日至二十七日。皆泊於餘杭。乳母徐自登舟。病喘甚。氣息綿悞。若以登陸行。則速其絕。委之恩義。不可過。餘杭五日。計無所出。昨夕達曉不寐。往來方寸中。此其勢必不可。以遠行也。且政使嫡母有兼侍。而長子遠使。亦當就養他

子況乳保哉。張氏妹從其夫方宦臨安。又同乳於徐者。遂決意留之。張氏分路時。心目割斷。世謂生離不如死別。信然。

二十八日。陸行發餘杭。與吳之兄弟妹姪及親戚遠送者別。皆曰。君今過嶺。入厲土。何從數得安否。問此別是非常時比。或曰。君縱歸。恐染瘴。必老且病矣。亦有禦瘴藥否。其言悲鳴泣且遮道。不肯令肩輿遂行。又新與老乳母作生死訣。一段淒愴。使文通復得夢筆作後賦。亦不能狀也。晚宿富陽縣廢寺中。卽客館也。

二十九日晚。復登舟。大雪不可行。

三十日。發富陽。雪滿千山。江色沈碧。但小霽。風急寒甚。披使金時所作綿袍。戴氈帽。坐船頭縱觀。不勝清絕。剡溪夜汎。景物未必過此。除夜行役。廟祭及鄉里節物盡廢。晚宿嚴州桐廬縣。

癸巳歲正月一日。巳午間至釣臺。率家人子登臺。講元正禮。謁三先生祠。登絕頂。掃雪坐平石上。諸山縞然。凍雲不開。境過清矣。臧獲亦貪殊景。皆忍寒犯滑。

來登。始予自紹興已卯歲。以新安戶曹口檄來。識釣臺。題詩壁間。後十年。以括蒼假守。被召復至。自和二篇。及今又四年。蓋三過焉。復自和三篇。薄宦區區如此。豈惟愧羊裘公。見篙師灘子。慚顏亦厚。乃併刻數字於右廡柱間。而宿西口。二日午。至嚴州。泊定州館。

三日泊嚴州。渡江。上浮橋。遊報恩寺。中有蕭灑軒。取吾家文正公蕭灑桐廬郡之句以名。浮橋之禁甚嚴。歛浦杉排畢。集橋下。要而重征之。商旅大困。有濡滯數月不得過者。余掾歛時。頗知其事。休寧山中宜杉。土人稀作田。多以種杉爲業。杉又易生之物。故取之難窮。出山時價極賤。抵郡城已抽解。不貲比及嚴。則所征數百倍。嚴之官吏方曰。吾州無利孔。微歛杉不爲州矣。觀此言。則商旅之病何時而瘳。蓋一木出山。或不直百錢。至漸江。乃賣兩千。皆重征與久客費使之。

四日五日。皆泊嚴州。
六日。發嚴州。宿大羊。

七日。至婺州蘭溪縣。泊澄江館。此縣舊出名酒。漕司口其口。近年所釀。寢不及昔時。大抵甘滯不快。聲稱減矣。

八日。泊蘭溪。

九日。大雨。連日小舟跼灣病倦。又聞衢之龍游小路。泥深溪漲。渡江不如陸。乃改陸行。取婺州路。晚至婺州。泊金華驛。

十日。泊婺州。

十一日。早飯馬海寺。世俗所用百忌歷。出此寺宿湯幄。

一作幄

十二日。早飯舍利寺。宿龍游縣龍邱驛。未至。有長橋。工料嚴飭。他處所未見。前令陶定所作。自登陸來。所至山有殘雪。邨落無處無梅。客行匆匆。自無緣領略。可歎也。

十三日。至衢州。自婺至衢。皆磚街。無復泥塗之憂。當時兩州各有一富人作姻家。欲便往來。共發此路。

十四日。前吏部尚書汪公聖錫亦自玉山來。同赴郡守敷文閣待制張幾仲燈

宴。是日乃立春。曉旛夜蛾。同集尊前。眞良辰也。

十五日十六日。謁汪公於超化寺之兩山閣。留飯。與前館職鄭升之。公明偕。余與公明同召試。同除正字校書郎。汪公時修國史。館中例序齒。公明長余十餘歲。復用故事。遜公明。公明力辭云。各已出館。正當敘官。至逡巡欲遜去。汪公拱立無言。余從容請之。公徐曰。應辰舊與凌季文尙書。皆爲正字。季文年長上坐。比歲僕以端明殿學士守平江。過湖。季文在焉。時爲顯謨閣學士。同會郡中。僕亦用故事。遜季文。季文不辭。公明遂就坐。記於此。以補麟臺後志。季文名景夏。十七日。將發衢州。暫遊郡圃。登超鑒堂。前守施元之德初所作。甚得登眺之勝。但恨小偏。與木相直。若右徙數丈。盡對諸山。乃佳。夜行。宿招賢市。

十八日。過常山縣。宿蔣連市。

十九日。宿信州玉山縣玉山驛。

二十日。宿沙溪。自入常山至此。所在多喬木茂林。清溪白沙。浙西之所乏也。

二十一日。二十三日。皆泊信州。自此復登舟。

二十四日。舟行。宿霍毛渡。

二十五日。過弋陽縣。宿漁浦。

二十六日。過貴溪縣。宿金沙渡。去縣數里有桃花臺大壇石。色如桃花。旁入數里有龜山。遠望一山特起。與他小山接如龜然。特起者其首也。大抵自上饒溪行。南岸綿延皆低石。山童無草木。色赤似紫。或一石長數里不休。或有如盤如屏如几。及臥牛蹲臺之狀者。不可勝計。石上平淨。可以攤曝麥禾。

二十七日。過饒州。安仁縣吏士自信州分路。陸行者。適方渡水。取撫州路。會余於南昌之宿港。

二十八日。至餘干縣。前都司趙彥端德莊新居在縣後。山上亦占勝。同過思賢寺。清音堂下臨琵琶洲。一水灣環。循縣郭中。一洲前尖長。後圓闊如琵琶。故以清音名此堂。從昔爲勝處。晁無咎書其榜。前賢題詩滿梁壁。琵琶洲一名鼃洲。野人相傳。長沙嘗早占云。餘干新漲一洲如鼃。遠食茲土。潭人信之。至遣人來鑿洲。今有斷缺處。又云。歲滂洲不沒。大甚。僅漫琵琶之項。後又謂浮洲餘干之

名。前漢書縣有于越亭。

二十九日宿鄒公溪。

閏月一日宿鄔子口。鄔子者鄱陽湖尾也。名爲盜區。非便風張帆及有船伴不可過。大雪泊舟龍王廟。

二日雪甚風橫。禱於龍神。午霽發船。鄔子宿范家池。湖中稱某家池者。取魚處也。隨一家占爲名。道中極荒寒。時有沙磧。蘆葦彌望。或報盜舟不遠。夜遣從卒。熱船傍葦叢。作勢以安衆。

三日未至南昌二十里泊。

四日泛江至隆興府泊南浦亭。

五日登滕王閣。其故基甚侈。今但於城上作大堂耳。榷酤又借以賣酒。佩玉鳴鑾之罷久矣。其下江面極闊。雲濤浩然。西山相去旣遠。遂不能一至。又登南昌樓。江月臺。郡圃偏仄。無可觀。江西帥前右正言龔實之欲取王士元三江五湖之句。以廳事後堂爲襟帶堂。余爲書其榜。戲爲譏曰。襟者金也。不三年府公其

腰黃乎。

六日遊東湖。謁孺子亭。又過其祠廟。轉至詠歸亭。東湖秀而野。旁多幽居。松桂蒙鬱。又過許真君觀。觀鐵柱在東廡。一小枯池中。有柱出地上。高三尺許。其端如槎牙。如枯枿。怪石狀。不知其深幾何。相傳以爲許君鑲怪孽於下。且以鎮此方云。漕使前司業劉淳文潛之治所。園池亭宏麗。大甚帥府。然二使者乃共一圃。

七日。將發南浦。終日雨。諸司來集。遂留行。夜分大雪作。燃炬照江中。舞蜺塞空。亦奇賞也。

八日。泝清江。宿張家寨。

九日。宿市汊。緣岸居人。煙火相望。有樂郊氣象。

十日。宿上江。兩日來帶江。悉是橘林。翠樾照水。行終日不絕。林中竹籬瓦屋。不類村墟。疑皆得種橘之利。江陵千本。古比封君。此固不足怪也。

十一日。過豐城縣。小藏寶氣亭。聞舊縣去北尚四十里。劔池鄉。張雷廟前有小

池。云掘劍處。又嘗徙治其南名故縣。今三徙至此。沿江石堤甚牢。密如錢塘。不如是。卽頽齧不可保。聚宿木湖灘。

十二日。風駛盡帆。力舟如飛。宿臨江軍。初議詣宜春出陸。至此則江道漸淺。大艘不可進。遂泊。夜大風急雪。頃刻積盈尺。篷窗搖蕩。震壓終夕。危坐以須其定。十三日。登富壽堂。城西有富壽岡。盤繞郡治。以此爲形勝。因以名堂。登清江臺。前眺江流。練練如橫。一帶閣阜。玉筍諸山。江外殘雪未盡。縈青繚白。遠目增明。十四日。將登陸。家屬已行。獨冒微雨。遊薌林及盤園。薌林故戶部侍郎向公伯恭所作。本負郭平地。舊亦人家阡隴。故多古木修篁。廳事及薌林堂。皆爲樾蔭所迨。森然以寒。宅旁入圃中。步步可觀。構臺最有思致。叢植大梅。中爲小臺。四面有澀道。梅皆交枝覆之。蓋自梅洞躡級而登。則又下臨花頂。盡賞梅之致矣。企疎堂之側。海棠一徑。列植如槿籬。位置甚佳。其他處所。自有圖本行於世。不暇悉紀。沒後。諸子復葺牆後園池。擧芳諸池。亦不草草。大率無水。僅有一派入園。作小池及澗泉之類。所謂虎文者。亦不能詳攷。出薌林對門。又有荒園甚廣。

未及葺。中有古巖柱大數圍。江鄉無雙者。伯恭欲爲堂。亦不果。雨終日廉纖。假
籃輿以板爲底。上起四柱。籃缺其前。以垂足於空虛。有雨雪。則以僧笠覆其上。
兩夫荷之。盤園者。前湖南倅任。詔子嚴所居。去薌林里許。其始酒家。之後有古
梅。盤結如蓋。可覆一畝。枝四垂。以木架之。如坐大醪釀下。子嚴以爲天下尤物。
買得之。時薌林尙無恙。亦極歎賞。勸子嚴作凌雲閣。以瞰之。迄今方能鳩工。梅
後坡隴。咿咿子嚴悉進築焉。地廣過薌林。種植大盛。桂徑梅坡。極其繁廡。但亦
乏水。當窪下處。作池積雨水而已。周旋兩園。遂以抵暮。炬炳追及前頓宿。倒塔
鋪。始余得吳中石湖。遂習隱焉。未能經營如意也。翰林周公子充。同其兄必達。
子上過之。題其壁曰。登臨之勝。甲於東南。余愧駭曰。公言重。何乃輕許。與如此。
子充曰。吾行四方。見園池多矣。如薌林盤園。尙乏此天趣。非甲而何。子上從旁
贊之。余非敢以石湖夸。憶子充之言。併記於此。噫。使余有伯恭之力。子嚴之才。
又得閒數年。則園湖眞當不在薌林盤園下耶。

十五曰。過棲桐山。遊玉虛觀。擷仙茅作湯。舊記晉有王長史居此地。許旌陽旣

仙過其家飛白茅數葉與之曰。此茅備五味服之度五世。乃以其居爲觀。入蕭史洞隱去。以餘茅植山後。道士間採得之。極芳辛。以煮湯飲。尤郁烈。徙植他所。無復香味。與凡茅等。余親驗之。疑自是一種香草也。觀中有飛茅殿。仙茅碑。南唐中書舍人江文蔚嘗爲修觀碑。大中祥符中再修。以純綠塗飾。至今色可摘也。魏國張忠獻公嘗宿此。夢與君談養生。有石刻志之。宿萬安驛。

十六日宿新喻縣。

十七日宿袁州分宜縣。

十八日至袁州。桂林帥前大理寺丞李浩德遠先在此相候。欲講交承禮。爲留三日。泊報恩光孝寺。

十九日。二十日。二十一日。二十二日。皆泊袁州。聞仰山之勝久矣。去城雖遠。今日特往遊之。二十五里。先至孚忠廟。棟宇之盛。與祠山張王廟相埒。祠兄弟二王不血食。其神龍也。舊傳二龍昔居仰山中。以其地施仰山祖師。遷居於此。江湖諸郡皆春秋來祭奉之甚嚴。廟有楊氏稱吳時加封司徒。竹冊尙存。文稱寶。

大元年。余向居鄉。得吳江邨寺石幢所記。亦以寶大紀年。蓋錢氏有浙時。或曾用楊氏正朔。此二證爲甚確也。二王靈蹟。有感化錄一篇。著之甚詳。此畧之。桂林迺吏。自言梧州亦有此廟。問何以然。則曰。前帥中書舍人張安國赴鎮。適湖南賊李金方作亂。廣西岌岌。張過遠禱於二王。如廣西不被兵。當於桂林爲神立行廟云。出廟三十里。至仰山。緣山腹。喬松之磴甚危。嶺阪上皆禾田。層層而上。至頂名梯田。建寺之。祖仰山師者。事具傳燈錄中。號小釋迦。始入山求地。一獼前引。今有獼經橋。至谷中。卽二龍所居。化爲白衣遜其地焉。大仰之名。遂聞天下。二龍故蹟。有大池。上有顏淵亭。別有一泓。名叔季泉。酌以淪茗。自小釋迦塔後。方竹滿山。取以爲杖。爲世所珍。登寺樓以望四山。各有佳峰。每峰如一蓮華之葉。如是數十峰。周遭繞寺。山中目其形勝爲蓮華盆。晚出山。復入袁州。二十四日。發袁州。宿宣風市。二十五日。宿七里鋪。自離宜春。連日大雨。道上泥淖之漿如油。不知何人治道。乃亂寘塊石。皆剝面堅滑。輿夫行泥中。則漿深汨沒。行石上。則不可著腳。跬步